

傷寒來蘇集

清·柯琴 編撰

趙輝賢 校注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2
5

伤寒来苏集

清·柯 琴 编撰

赵辉贤 校注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伤寒来苏集

清·柯 琴 编撰

赵辉贤 校注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15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上海东方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0 字数283,000

1959年3月新1版

1986年1月第2版 1986年1月第8次印刷

印数101,501—111,600

统一书号: 14119.111 定价: 2.45元

内 容 提 要

全集共八卷，包括《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三个部分。

1.《论注》四卷，柯氏将《伤寒论》原文，依据六经的方证，分立篇名，重加编次。每经先以脉证为总纲，继即立一主治方证，而各以类从地归纳了加减变化诸法，成为一个系统，并采取分篇汇论的体例，注解仲景原文，和辨正前人的学说。

2.《论翼》二卷，主张《伤寒论》的六经学说，为百病立法，也包括杂病在内。上卷七篇，概括的阐明了六经经界、治法和合并病等，使读者易于领会六经全面的应用意义。下卷七篇，为六经的病解及制方大法。

3.《附翼》二卷，是论述《伤寒论》六经方剂的，除了每经方剂总论外，每一方分别列述其组成意义和使用法则。

此书为清代整理研究《伤寒论》的著名作品之一，对学习和研究《伤寒论》具有一定启示作用。今参合各本点校付印并增《前言》及《校勘记》，供读者参考。

前 言

柯琴，字韵伯，号似峰，浙江慈溪文亨（今属余姚县）人。后迁居于吴之虞山（今江苏省常熟县）。柯氏的生活年代，大约在清康熙、雍正年间（公元一六六二——一七三五年）。

柯氏对于《内经》和《伤寒论》均有深刻研究，曾著《内经合璧》一书，惜已亡佚。他对仲景书的钻研，更是不遗余力，贡献特大。所著《伤寒论注》四卷、《伤寒论翼》二卷、《伤寒附翼》二卷，合称《伤寒来苏集》，自来脍炙人口，为后学所乐诵。书中引用《内经》理论，悟仲景之旨，辟诸家之谬，议论论证，阐幽发微，诚多精辟处。且行文明快畅达，琅琅上口，堪称历代研究、注疏《伤寒论》的上乘之作。

一、柯琴的生平事迹和治学态度

关于柯琴的身世，医史文献收载不多。据《慈溪县志·艺技传》所载，说他一生“生活贫困潦倒”，似乎是可信的。自古以来，医生以清高的居多，治病救人，保身养生是他们的宗旨。挟技劫病，贪利恣睢，是为人们所不齿、为医德所难容的。所以柯氏一生潦倒，安贫乐道，倒是很符合他那种刚正不阿的性格的。

柯氏是一位儒医，工诗善文，尤精于岐黄之学，同里孙介夫在《伤寒论翼·序》中写道：“吾乡似峰先生，儒者也，好为古文辞，又工于诗……惜其贫不能自振，行其道于通都大国，而栖息于虞山之邑，又不敢以医自鸣，故鲜有知之者。”另一署名虞山友人的季楚重在题序中说：“先生好学博闻，吾辈以大器期之。今焚书弃举，矢志于岐黄之学，此正读书耻为俗儒，业医耻为庸医者。”这些评价是公正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柯氏早年勤奋好学，博闻强识，工诗善文，胸怀大志，视功名似拾芥，所以朋友们都期望他能一举成名。据县志记载，柯氏原系“吾慈庠彦”，后因科场失意，遂弃儒学医。这大概是由于柯琴生性孤傲，不愿随波逐流，趋炎附势，所以不得志于时，也未可知。“焚书弃举”，其愤慨之情，不言而喻。又云“读书耻为俗儒，业

医耻为庸医”，其志可嘉，其耿介之性也溢于言表了。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药之误，往往噬脐莫及。柯氏之于医药，可谓深谙此理了。

柯琴的治学态度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他在《伤寒论注·自序》中说：“尝谓胸中有万卷书，笔底无半点尘者，始可著书；胸中无半点尘，目中无半点尘者，才许作古书注疏。夫著书固难，而注疏更难。”所谓胸中无半点尘，就是要不带任何私心杂念；所谓目中无半点尘，就是要不带任何偏见。一般人认为著书难而注疏易，柯氏却反说注疏比著书更难，见解新奇，耐人寻味。注疏何以更难，柯氏接着说：“著书者往矣，其间几经兵燹，几番播迁，几次增删，几许抄刻，亥豕者有之，杂伪者有之，脱落者有之，错简者有之。如注疏者着眼，则古人之隐旨明、尘句新；注疏者失眠，非依样葫芦，则另寻枝叶，鱼目混珠，砭砭胜玉矣。”柯氏的这番话，可谓经验之谈，对那些轻视注疏或好为注疏的人，恐怕都能起点针砭作用的。

柯氏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认为《伤寒论》一书，经过王叔和编次，已非仲景本来面目。仲景之文遗失的很多，叔和之文附会的也不少。因此读《伤寒论》，必须“凝神定志，慧眼静观，逐条细勘，逐句研审”。“何者为仲景言，何者是叔和笔，其间若脱落、若倒句，与讹字、衍文，须一一指破，顿令作者真面目见于语言文字间。”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谈得上“羽翼仲景，注疏《伤寒》”。

二、柯琴的主要学术思想

柯氏在《伤寒论翼·自序》中说：“世之补《伤寒》者百余家，究其所作，不出二义：一则因论本文为之注疏，犹《公》、《谷》说《春秋》也；一则引仲景之文而为立论，犹韩婴说《诗》而为《外传》也。然引徵者固不得断章取义之理，而注疏者反多以辞害义之文。”柯氏对前辈研究注疏《伤寒论》者的严厉批评，乍一看还以为他是说大话呢。当你读完《来苏》全书以后，就能发现柯氏对王叔和、许叔微、林亿、成无己、方有执、程郊倩、喻嘉言、卢子由诸家的批判，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中肯公允，以理服人。现将他对《伤寒论》研究的主要学术思想分述于后。

（一）以证名篇，重新编次

柯氏认为《伤寒论》一书，自叔和编次后，章次混淆，仲景原篇已不可复见，但仔细寻绎，还能窥见仲景面目。后经方中行、喻嘉言各凭

己见更定，就大背仲景之旨了。他立志重编，因思仲景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语，于是以证名篇，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再益以注释，集成一帙，名曰《伤寒论注》。经过这样一番改编后，柯氏实事求是地承认“虽非仲景编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可见柯氏和持错简论者的态度不同，他比较客观，不把主观意识强加给古人。

这种以证分类的方法，使全书脉络分明，前后联系紧密。柯氏在《凡例》中说：“起手先立总纲一篇，令人开卷便知伤寒家脉证得失之大局矣。每经各立总纲一篇，读此便知本经之脉证大略矣。每篇各标一证为题，看题便知此方之脉证治法矣。”又说：“是编以证为主，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其证是某经所重者，分列某经，如桂枝、麻黄等证列太阳，栀子、承气等证列阳明之类。其有变化化方，如从桂枝证更变加减者，即附桂枝证后，从麻黄证更变加减者，即附麻黄证后。”这样的编次，纲举目张，条理井然，《伤寒论》面目，从此一新。

（二）医不执方，辨证施治

柯氏认为辨证施治是贯穿于《伤寒论》全书的指导思想，是张仲景制方立法的依据。他在《论翼·卷下·制方大法》中说：“凡病有名有症，有机有情……因名立方者，粗工也；据证定方者，中工也；于证中审病机察病情者，良工也。仲景制方，不拘病之命名，惟求证之切当，知其机得其情，凡中风伤寒杂病，宜主某方，随手拈来，无不活法，此谓医不执方也。”他又说：“仲景立方精而不杂……六经各有主治之方，而他经有互相通用之妙。如麻、桂二汤为太阳营卫设，而阳明之病在营卫者亦用之。真武汤为少阴水气设，而太阳之汗后亡阳者亦用之。四逆汤为太阴下利清谷设，太阳之脉反沉者宜之。五苓散为太阳消渴水逆设，阳明之饮水多者亦宜之。猪苓汤为少阴下利设，阳阴病小便不利者亦宜之。抵挡汤为太阳瘀血在里设，阳明之蓄血亦用之。瓜蒂散为阳明胸中痞硬设，少阴之温温欲吐者亦用之。合是证便用是方，方各有经，而用可不拘，是仲景法也。仲景立方，只有表里、寒热、虚实之不同，并无伤寒、中风、杂症之分别，且风寒有两汤迭用之妙，表里有二方更用之奇。或以全方取胜，或以加减奏功。后人论方不论证，故反以仲景方为难用耳。”他驳斥三纲鼎立之谬，力主因证立方之论，为后世辨证施治开辟出一条广阔的道路。

（三）伤寒六经为百病立法

自王叔和把伤寒、杂病分为二书，后人遂误认六经只是为伤寒一病而设，而与他病无关。柯氏认为王叔和虽于本论中削去杂病，然论中杂病留而未去者尚多，虽有《伤寒论》之专名，但终不失伤寒杂病合论之根蒂。而后人不识此，以为叔和的《伤寒论·序例》就是张仲景的本旨，于是以讹传讹，逐渐引入歧路。历代注家多持“以《伤寒》论外感，《金匱》治杂病”的观点，视《伤寒论》为阐述外感热病辨证论治的专著。而柯氏却独具慧眼，一反前人之论，终于使《伤寒论》的真谛、精旨得到彰明，使《伤寒论》所确立的辨证论治方法得到推广。柯氏在《伤寒论翼·自序》中说：“原夫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又在《论翼·卷上·全论大法》中说：“按仲景自序言作《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则伤寒杂病未尝分两书也。凡条中不冠伤寒者，即与杂病同义。如太阳之头项强痛，阳明之胃实，少阳之口苦、咽干、目眩，太阴之腹满吐利，少阴之欲寐，厥阴之消渴、气上撞心等证，是六经之为病，不是六经之伤寒，乃是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一症立法也。”从《伤寒论》所论述的病证来看，或为外感，或为杂病，或参差互见，错综复杂，确非伤寒一症所专有。《伤寒论》中“急则治标，缓则治本，邪正兼施，驱邪扶正，审别阴阳，脉证合参”等治疗原则，同样也都适用于杂病。再看伤寒方药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柯氏在《伤寒附翼·桂枝汤》下说：“愚常以此汤治自汗、盗汗、虚疟、虚痢，随手而愈。因知仲景方可通治百病，与后人分门证类，使无下手处者，可同年而语耶？”可见《伤寒论》的方药，并不是一方只治一症，也不是一药仅治一病。

从脏腑经络病机来探讨，伤寒与杂病亦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例如病在阳明胃者，多属实证、热证，病在太阴脾者，多属虚证、寒证。故柯氏在《论翼·全论大法》中说：“盖伤寒之外皆杂病，病名多端，不可以数计，故立六经而分司之：伤寒之中最多杂病，内外夹杂，虚实互呈，故将伤寒杂病而合参之。”总之，柯氏认为《伤寒论》并不是单单研究伤寒病的，而是“能令百病兼赅于六经”，即包括杂病在内的分证方法。

（四）柯氏为伤寒六经正义

《伤寒论》六经是张仲景根据《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础理论，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及其演变加以总结，提出了一

个较为完整的六经辨证体系。因此,《伤寒论》的六经既是辨证的纲领,也是论治的准则。

自王叔和引用《素问·热论》之文著成《序例》,冠于仲景《伤寒论》之首,遂使伤寒六经的辨证意义被蒙上了一层尘垢,不为后人所了解了。为此,柯氏撰著《六经正义》,以正叔和之失。他说:“夫一身之病,俱受六经范围者,犹《周礼》分六官而百职举,司天分六气而万物成耳。伤寒不过是六经中一症,叔和不知仲景之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妄引《内经·热病论》(按当作《热论》)作《序例》,以冠仲景之书,而混其六经之症治。六经之理因不明,而仲景平脉辨证能尽愈诸病之权衡废矣。”(《伤寒附翼·卷上·六经正义》)柯氏能识别《伤寒》六经与《内经》六经的不同,认为前者是经界之经,后者是经络之经,这正是他高出前人的地方。因此他把人体划分为“腰以上为三阳地面”,“腰以下为三阴地面”,分属六经,创立经界学说,阐明仲景六经不能以经络来概括。柯氏所创六经分区之说,不落前人窠臼,可谓有识之士。他为伤寒六经正义,补偏救弊,切中肯綮,给后人以莫大的启示。但另一方面,由于柯氏过分强调六经地面分区的理论,颇有忽视经络的倾向。人体之所以有领域界限的划分,与经络的分布是分不开的。若无经络存在,就很难反映内脏与体表间的联系。因此经络和经界学说,实有并存的必要。

(五) 对合病、并病的阐发

疾病的发展过程,基本上就是邪正抗衡力量的对比过程。正盛邪微,病情常常是比较稳定而单纯;邪盛正衰,病情就往往多变而复杂。《伤寒论》于六经分证以外,另有合病、并病的提示,是仲景针对某些病机善变、病情复杂的疾患所设立的辨证施治方法。正如柯氏在《论翼·卷上·合并启微》一文中所说:“病有定体,故立六经而分司之,病有变迁,更求合病、并病而互参之,此仲景二法之尽善也。”由此可见,《伤寒论》中关于合病、并病的理论,正好补充说明了伤寒六经在疾病发展的整个复杂过程。柯氏又指出,“合”“并”二字虽然也常常相提并论,但二者的含义仍有不同。他说:“并病与合病稍异者,合则一时并见,并则以次相乘。”这个定义下得既确切而又易于理解。

《伤寒论》在三阳篇中都列有合病、并病的条文,而在三阴篇中却未提及。但柯氏认为合病、并病不独为三阳所有,即三阴病中也较普

遍地存在。他在《合并启微》中说：“夫阴阳互根，气虽分而神自合。三阳之里，便是三阴，三阴之表，即是三阳。如太阳病而脉反沉，便合少阴；少阴病而反发热，便合太阳。阳明脉迟，即合太阴；太阴脉缓，即合阳明。少阳细小，是合厥阴；厥阴微浮，是合少阳。虽无合、并之名，而有合、并之实。”这是指表里阴阳二经的合并病而言。此外，柯氏认为还有阳与阳合、阴与阴合的病证。例如，不下利而自汗出，为白虎证，即是三阳合病；不发热而吐利厥逆，为四逆证，即是三阴合病。

柯氏对合、并病的理解，虽与《伤寒论》的原意略有出入，但证诸临床所见，阴阳错杂，虚实互呈的病证，确实很多，诸阴主证同时并存的病变，也屡见不鲜。

三、文畅词雅，脍炙人口

传世的伤寒论著不下数百种，诘屈聱牙者有之，味似嚼蜡者有之，平淡如水者有之，不知所云，令人昏昏欲睡者，亦大有其书在。柯琴的《伤寒来苏集》之所以脍炙人口，被誉为历代伤寒论著中的佼佼者，除论证精辟，富有真知灼见外，其文畅达，用词典雅，也是赢得众多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柯氏是一位儒医，能文善诗，熟谙经史，故为文注重修辞方法，善于运用成语典故，读来琅琅上口，颇有韵味。简略地说，柯氏在语言的运用上有如下几个特色。

（一）注重对仗、排比。例如：

“故注仲景之书，而仲景之旨多不合；作《明理论》，而伤寒之理反不明。因不得仲景伤寒、杂病合论之旨，故不能辨许叔微三方鼎立之谬。”（《伤寒论翼·自序》）

“凡妄下，必伤胃气，胃阳虚即阳邪袭阴，故转属太阴；胃液润则两阳相搏，故转属阳明。属太阴则腹满时痛而不实，阴道虚也；属阳明则腹大实而痛，阳道实也。满利时痛，下利之兆；大实而痛，是燥屎之征。桂枝加芍药，小试建中之剂；桂枝加大黄，微示调胃之方。（《伤寒附翼·太阳方总论·桂枝加大黄汤》）

“本方君甘草者，一以泻心而除烦，一以补胃中之空虚，一以缓客气之上逆也。倍加干姜者，本以散中宫下药之寒，且以行苓、连之气而消痞硬，佐半夏以除呕，协甘草以和中。是甘草得位而三善备，干姜任重而四美具矣。”（《伤寒附翼·甘草泻心汤》）

“著书者往矣，其间几经兵燹，几番播迁，几次增删，几许抄刻，亥豕者有之，杂伪者有之，脱落者有之，错简者有之。”（《伤寒论注·自序》）

（二）善于用典。例如：

“太阳之主寒多风少，风多寒少，种种蛇足，羽翼青龙，典尽三纲鼎立之说，巧言簧簧，洋洋盈耳，此郑声所为乱雅乐也。”（《伤寒论注·自序》）

“欲识真仲景者，逐条察其笔法，知《考工记》自不合于《周官》，褚先生大不侔于太史矣。世皆以《金匱要略》为仲景杂病论，则有若之似圣人，惟曾子为不可强乎？（《伤寒论翼·全论大法》）大青龙证之不明于世者，许叔微始作之俑也。”（《伤寒论注·大青龙汤证》）“名曰泻心，止戈为武之意也。”（《伤寒论注·泻心汤证》）

上述句中的典故，都已一一作注，恕不复赘。

（三）生动的比喻。例如：

“太阴阳明，同居异治，犹周召分政之义。”（《伤寒论翼·六经正义》）

“六经之有正邪客邪、合病并病、属脾属胃者，犹寇贼充斥，或在本境，或及邻国，或入京师也。”（同上）

“如以证论，伤寒大寇也，病从外来；中风流寇也，病因旁及；杂病盗贼也，病由中起。”（同上）

“如太阳少阳有合并病，是一军犯太阳，一军犯少阳矣。用柴胡桂枝汤，是两路分击之师也。”（同上）

四、关于《伤寒来苏集》的版本

《伤寒来苏集》行世的版本不少，其中较著名的有如下数种：

清乾隆二十年乙亥（公元一七五五年）马中骅校刊本。

清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公元一七六六年）博古堂刊本。

清同治四年乙丑（公元一八六五年）灵兰堂刊本。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公元一九〇〇年）世德堂刊本

清文富堂刻本（无《论翼》）。

清宏道堂刻本。

清务本堂刻本。

清扫叶山房刻本（无《论翼》）。

一九三一年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

一九三二年广州铅印本。

在上述诸旧版中，以马中骅校刊本为最佳。

现行版本有二：一为上海卫生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七月新一版，一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三月新一版。实际上是属于同一个版本，一九五九年版是根据一九五六年的旧版重印的。一九五九年的新版，至一九七八年止已印刷了七次，我们就选用一九七八年第七次印刷的新书作为工作底本。这一版本原是曹炳章氏根据昆山马中骅旧刻本及慈溪冯明五未刻前乾隆甲申年（公元一七六四年）原抄本校订圈点而成。因此也是《伤寒来苏集》传世版本中最好的一种。但尽管如此，书中讹字、衍文，以及圈点错误，仍然不少。今就目力所及，凡属错误明显的，都一一加以订正，并撰《校勘记》一篇附于文末。至于某些似是而非的，则不敢妄动，仅在注中注明问题所在，以俟后之识者。

给《伤寒来苏集》作过注疏评点的专著有嘉善钱谅臣集注的《伤寒晰疑》四卷（清嘉庆二十一年白鹿山房校印），余景和注、能静居士评的《余注伤寒论翼》七卷（光绪十九年癸巳会稽孙思恭精刻本），清任越庵根据《伤寒论翼》改编的《伤寒法祖》二卷（见《珍本医书集成·丛书类·子部》）。解放后，人民卫生出版社曾于一九六五年出过一本《柯氏伤寒论翼笺正》，湖北中医学院李培生撰。上述论著，无疑都会有很多真知卓见，但除《余注伤寒论翼》外，有的惜未见着，有的事后才知，因不克拜读，颇引以为憾。

本书在点注过程中，曾经得到竹剑平同志的协助，做了不少收集资料的工作，在此谨表谢意。

限于点注者的水平和学识，书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赵辉贤

一九八二、九月于杭州

傷寒論注 自序

尝谓胸中有万卷书，笔底无半点尘者，始可著书；胸中无半点尘，目中无半点尘者，才许作古书注疏。夫著书固难，而注疏更难。著书者往矣，其间几经兵燹^①，几番播迁，几次增删，几许抄刻，亥豕^②者有之，杂伪者有之，脱落者有之，错简^③者有之。如注疏者着眼，则古人之隐旨明，尘句新；注疏者失眠，非依样葫芦，则另寻枝叶，鱼目混珠^④，砒砢^⑤胜玉矣。《伤寒论》一书，经叔和编次，已非仲景之书。仲景之文遗失者多，叔和之文附会者亦多矣。读是书者，必凝神定志。慧眼静观，逐条细勘。逐句研审，何者为仲景言，何者是叔和笔，其间若脱落、若倒句，与讹字、衍文^⑥，须一一指破，顿令作者真面目见于语言文字间。且其笔法之纵横、详略不同，或互文以见意，或比类以相形，可因此而悟彼、见微而知著者，须一一提醒。更令作者精神见于语言文字之外。始可羽翼^⑦仲景，注疏《伤寒》。何前此注疏诸家，不将仲景书始终理会、先后合参？但随文敷衍，故彼此矛盾，黑白不辨，令砒砢与美璞^⑧并登。鱼目与夜光^⑨同珍。前此之疑辨未明，继此之迷涂更远。学者将何赖焉？如三百九十七法之言，既不见于仲景之序文^⑩。又不见于叔和之序例^⑪，林氏^⑫倡于前，成氏^⑬程氏^⑭和于后，其不足取信。王安道^⑮已辨之矣。而继起者，犹琐琐于数目，即丝毫不差，亦何补于古人，何功于后学哉？然此犹未为斯道备累也。独怪大青龙汤。仲景为伤寒中风无汗而兼烦躁者设，即加味麻黄汤耳。而谓其伤寒见风，又谓之伤风见寒，因以麻黄汤主寒伤营，治营病而卫不病；桂枝汤主风伤卫，治卫病而营不病；大青龙主风寒两伤营卫，治营卫俱病。三方割据瓜分。太阳之主寒多风少、风多寒少，种种蛇足，羽翼青龙，曲成^⑯三纲鼎立^⑰之说，巧言簧簧^⑱，洋洋盈耳，此郑声^⑲所为乱雅乐^⑳也。夫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而使之茅塞^㉑如此，令学者如夜行歧路，莫之指归，不深可悯耶？且以十存二三之文，而谓之全篇，手足厥冷之厥，混同两阴交尽之厥，其间差

谬，何可殚^②举？此愚所以执卷长吁^③，不能已于注疏也。丙午^④秋，校正《内经》始成^⑤，尚未出而问世。以《伤寒》为世所甚重，故将仲景书校正而注疏之，分篇汇论，挈其大纲，详其细目，证因类聚，方随附之，倒句讹字，悉为改正，异端邪说，一切辨明。歧伯、仲景之隐旨，发挥本论各条之下，集成一帙，名《论注》。不揣卑鄙，敢就正高明，倘得片言首肯，亦稍慰夫愚者之千虑云尔。慈水^⑥柯琴韵伯氏，题时己酉^⑦初夏也。

凡 例

一、《伤寒论》一书，自叔和编次后，仲景原篇不可复见。虽章次混淆，犹得寻仲景面目。方、喻辈各为更定。《条辨》既中邪魔。《尚论》浸循陋习矣，大背仲景之旨。琴有志重编，因无所据，窃思仲景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辞，乃宗此义，以症名篇，而以论次第之。虽非仲景编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

一、起手先立总纲一篇，令人开卷便知伤寒家脉症得失之大局矣。每经各立总纲一篇，读此便知本经之脉症大略矣。每篇各标一症为题，看题便知此方之脉证治法矣。

一、是编以症为主，故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其症是某经所重者，分列某经，如桂枝、麻黄等症列太阳，栀子、承气等症列阳明之类。其有变证化方，如从桂枝证更变加減者，即附桂枝证後，从麻黄证更变加減者，附麻黄证後。

一、叔和序例，固与仲景本论不合，所集脉法，其中有关于伤寒者，合于某证，即采附其间，片长可取，即得攀龙附骥耳。

一、六经中有症治疏略，全条删去者，如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少阴病下利便脓血桃花汤主之等类，为既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腹痛小便不利与桃花汤主之之详，则彼之疏略者可去矣。又有脉症各别，不相统摄者。如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与脉沉而细，病身热足寒等症，三条合一，论理甚明，故合之。

一、本论每多倒句，此古文笔法耳。如太阳病血症麻黄汤主之句，语意在当发其汗下。前辈但据章句次序，不审前後文理，不顾衾家禁忌，竟谓衾後仍当用麻黄解表。夫既云衾乃解，又云自衾者愈，何得阵後兴兵？衾家不可发汗，更有明禁，何得再为妄汗？今人胶柱者多，即明理者，亦多为陶氏所惑，故将麻黄、桂枝、小青龙等条，悉为称正。

一、条中有冗句者删之，如桂枝证云。“先发汗不解，而复下之，

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须解外则愈。”何等直捷！在外下更加“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等句，要知此等繁音，不是汉人之笔。凡此等口角，如“病常自汗出”条，亦从删例。

一、条中有衍文者删之，有讹字者改之，有阙字者补之。然必详本条与上下条有据，确乎当增删改正者，直书之。如无所据，不敢妄动，发明注中，以俟高明之定夺。

一、加减方分两、制度、煎法，与本方同者，于本方下书本方加某味、减某味。或一篇数方，而後方煎法与前方同者，于方末书煎法同前。方中药味修治同前者，如麻黄去节、杏仁去皮之类，但不再注；附子必炮，若有生用者注之。

一、可汗不可汗等篇，鄙俚固不足取，而六经篇中多有叔和附入，合于仲景者取之。如太阳脉浮动数三、阳明论脾约脉症等条，与本论不合，无以发明，反以滋惑，剔出附后，候识者辨焉。

一、正文逐句圈断，俱有深意。如本论中一字句最多，如太阳病。“脉、浮、头、项、强、痛”六字，当作六句读，言脉气来尺寸俱浮，头与项强而痛。若脉浮两字连读，头项强痛而恶寒，作一句读，疏略无味。则字字读断，大义先明矣。如心下温温欲吐，郁郁微烦之类，温温、郁郁，俱不得连读，连读则失其义矣。

伤寒论注目录

卷 一

伤寒总论 十四条	1
太阳脉证 十三条	7
桂枝汤证 上 二十条	11
桂枝汤 服桂枝汤法 桂枝方禁三条	
桂枝汤证 下 十九条	19
桂枝二麻黄一汤(24) 桂枝加附子汤(25) 桂枝去芍药生姜新 加入参汤(25) 芍药甘草附子汤(25) 桂枝甘草汤(25) 茯苓桂 枝甘草大枣汤(25)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25) 桂枝人参 汤(25) 葛根黄连黄芩汤(25)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25) 桂 枝加厚朴杏仁汤(26) 桂枝加芍药汤(26) 桂枝加大黄汤(26)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26) 桂枝加桂汤(26) 桂枝去芍药加蜀 漆龙骨牡蛎救逆汤(26)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26) 甘草干姜 汤(27) 芍药甘草汤(27)	

卷 二

麻黄汤证 上 十五条	29
麻黄汤(33)	
麻黄汤证 下 一条	34
麻黄桂枝合半汤(34)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35) 麻黄杏 仁甘草石膏汤(36)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37)	
葛根汤证 四条	37
葛根汤(38) 桂枝加葛根汤(39) 葛根加半夏汤(39)	
大青龙汤证 一条	39